

青石街

NEW SUPPLEMENT 1167 号 投稿邮箱:xinfukan2@126.com

欢迎新老朋友来街上做客,这里有平凡生活中的烟火气,有日常琐碎里的人情味。言之有物,皆是文章。

母子造梦人

□南京明前茶

两年前,小钟征得老板同意,邀请母亲张嫂到气模厂来做缝纫工时,她对这份费眼睛的活计着实有点犹豫。

小钟毕业后,应聘上了气模厂的3D设计师,他的工作就是在电脑上把那高达6m或10m的充气人偶或卡通动物,设计出立体形象,修改细节,研究如何将气模切分成各种块面。接着上百个乃至数百个块面被精确裁剪,缝纫女工们连夜拼缝,确保那些在开业典礼和各式庆典上挥手示意或昂然微笑的充气模型,身上没有一处线头,皮肤没有一点纠结,身体左右完全呈镜面对称。

张嫂听完这些要求,沉默半晌,才问:“那我踏缝纫机的时候,就开口唱两句家乡戏,也不能开着手机里的短视频了?”

小钟想了想,回答:“刷短视频肯定不行,你得专心;唱豫剧嘛,等你找拼图的眼力见儿像鹰一样准,也许可以。”

张嫂思量半天,还是打上行行李,前来试工,因为儿子有一句话打动了她:“妈,你不觉得,咱们母子间越来越没话说了吗?你不来,就永远不会明白我这份活计的价值在哪里。”

来的那天,正逢厂里要交货,张嫂目睹了厂院里一只专为巴西狂欢节准备的气模大熊,正在做运输前的最后检查。小钟在电脑上给母亲看那只表情生动的熊头,张嫂吓了一跳,原来,光是一个大熊头就由两百多片面料构成,每一片面料的反面都有细如蚂蚁的编号,缝纫工就是依据这些编号,来把大熊浑圆的眼睛、立体的鼻头、脸颊上肌肉的走向,都给缝制得形神兼备的。厂里经验最丰富的缝纫工老杨,出面为大熊缝合最后一圈线,并检查熊头、熊身上所有的防漏气室是否密闭。

接着,激动人心的一刻到来了,厂里所有的男员工都涌了出来,准备为充气大熊拉防风绳。电动充气机开始启动,大熊逐渐鼓胀了起来,它身上的花纹也逐渐清晰,张嫂忽然惊叹一声,原来,这只即将运去里约热内卢的充气大熊,身上的颜色是一种恍若夜空的蓝紫色,而在这蓝紫底色上,仿佛星河的橙黄图案正在旋转着,流淌着,在星辉的周围,一些浅蓝色的漩涡出现了,似乎是星光在宇宙空间中的反射,打破了亘古的宁静。张嫂脱口而出:“这图案好眼熟,好像在哪儿见过。”

小钟笑道:“老妈好记性,这熊身上的图

案是以梵高的名作《星空》为蓝本,进行设计的。”张嫂多少有点吃惊,“现在的充气模型都成艺术品了?之前,开业商家门口摆放的人偶,不都是大红大黄的?对了,充气人偶的右手还得像招财猫一样挥手,那是搞了个什么小机关呢?”小钟笑道:“只要人偶充上气,登上梯子,把它右手上某个地方的漏气阀门打开,右手就能活灵活现地挥动了。当然,有漏气就要不停地缓缓充气,所以你看,那些商场门口会挥手的人偶,脚底下都放着充气机呢,开流量最小的阀门就行了。”

那一天,小钟还放飞无人机,仔细检查大熊颅顶、肩背、四肢的每一个细节,又开启了大熊内部的成串小灯泡,让大熊在夜幕下突然放亮。张嫂不由自主地微笑。就在那一天,张嫂决定留下来陪伴小钟,她意识到,他们母子将建立一种隐秘的接力:儿子负责在电脑上造梦,而她负责把儿子造出来的梦,缝合成现实。儿子说了,气模厂的生意是否兴旺,既是经济的晴雨表,也可以看出老百姓是否有闲情、有余裕,愿意为平淡的日常生活准备仪式感。

如今,气模圈竞争激烈,卷设计,卷创意,卷缝纫的精细程度,都是不可避免的事。设计“我们结婚啦”的气模,小钟会让新郎新娘把婚纱照传过来,新人的脸型特征加入后,卡通气模的可亲度会增加。以前,气模的双手都设计成并指手套的样子,只有大拇指需要另外拼缝,如今充气人偶的每一根手指,都由上下左右4块材料拼成,新娘人偶的双手还要做上“美甲”,块面就更多了。张嫂不厌其烦地拼接、缝纫,她的想法很质朴:要让看到人偶的路人,都瞪大眼睛惊叹。

一天,缝纫工阿慧问张嫂:“你结婚的时候,有没有拍婚纱照?咱家大哥,有没有在结婚办酒的饭店门口,放上充气人偶?”张嫂无奈地笑着摇头,带着遗憾与无奈。从那一天起,小钟就在电脑上准备了一个额外的夹子,夹子里放着父母年轻时生活照,他要从中捕捉一些意味深长的笑脸,一些个性化的表情,准备为父母庆祝银婚纪念日,做一对6米高的充气人偶。他与老板讲定,这件事情要对母亲绝对保密。这些天,当想到所有的秘密都会被母亲一针一线缝起,而她自己完全不知情,小钟的嘴角就会露出一丝狡黠的微笑。

火车站的阔大、神秘也因此显现,总觉得那里可以装下不计其数的人,每一个人都可以站在里面,对这个奇妙的世界发出一声最有哲学质质的质问:你去哪里?你要坐哪一趟车?

一晃多年过去,再次踏进火车站已是多年后,我要坐动车出游。令我又爱又恨的绿皮火车暂停在轨道上,安静地卧着。车内也不再那样拥挤,文明坐车,一人一座。

我的短途出行,恰好挤在春运时期,这才让我再次体会到怎么有这么多人。对于聚众的事情我们已经不再积极,每个人都想寻求安静,一个人终究得面对自我。所以,当我看见进站口黑压压的人头时,这才发现我又变成一只牛儿,拥挤在一起。谁是人类的搬运工,就是人们自己呀。从这个城市搬运到那个城市,再从那个家搬运到这个家。搬运来搬运去,搬运的可是回家的路?搬运的可是另一个自己?抑或,把一家人的希望和梦想都在搬运来搬运去?

冬雨绵绵,人们淋着雨朝车站门口挪动着,这才发现,那扇门是那么小!雨水凝结在头发和眉毛上,热气腾腾的。身边的人手上拎的有乐事全家福,还有红富士苹果,以及烧水壶和毛绒玩具……这些东西哪里都可以买到,可从苏州带回去是不一样呢,因为这份礼物经历了千里迢迢的搬运,搬运的艰辛已经把爱深深倾注。

终究也有没赶上车的人,一个缩着头发、化着舞台妆的女孩,她被闸机拦了下来。她应该是坐车去徐州参加舞蹈演出的,白裙子外面套着一件长羽绒服。她为什么会迟到呢?因为化妆?因为堵车?因为选跳舞的裙子……这都不重要了,她在准备好一切的时候被拦在了闸机口,她蹲下来抱头痛哭,非常的绝望……

火车站的悲欢继续上演着,哪怕是拥有时速已在250至350的动车,你都不能错过时间。时间才是检查真理的牙齿,火车站只是像一个智囊团,默默地为你送行,为你祈祷与祝福!它亦是牧场,闸机你这个放羊信,把我们每一只牛儿羊儿都往家赶去了!

『啃小』之乐

□上海濮端华

家庭相册

如今社会上,有啃老的,也有“啃小”的。人们大多关注啃老的,总批评啃老无度,唾其不孝;却很少关注啃小的,殊不知“啃小”有方,乐在其中。对于“啃小”之乐,我是略谙其道的。

同事的儿子点点,今年二十岁,前不久和我聊天,很委屈地告诉我,他十八岁之前的压岁钱,算起来也有五六万,一直很放心地被妈妈保存着。十岁之前不太懂事,他也就没太在意,后来渐渐长大了,就想问妈妈要过来自己存,可妈妈总以各种理由推辞。后来听爸爸说,那些压岁钱,早就被贴作家用了。对此,妈妈还振振有词:“你是家里唯一的孩子,存钱也好,花钱也罢,早晚都是你的,还和父母算什么账?”对于妈妈这番话,点点虽感委屈,但细细一想,似乎也不无道理,从此便再不提压岁钱的事。像点点这样,自己的压岁钱被父母理直气壮地“挪用”,似乎也不是个别现象。点点笑着说这是典型的“啃小”,只不过父母“啃”得在理、孩子无需较真,乐在其中罢了。

一位退休的老领导,闲来无事,经常让女儿自驾带老夫妻俩去周边城市玩。出发前,老领导主动和女儿提出来:油费过路费,我全包!女儿听了,点点头,笑了笑。可真的到了加油站,老领导就是不主动下车交费。当然啰,女儿本就没打算让他交。这样一趟下来,油费过路费加起来也有小一千,老领导竟然以各种理由和女儿斗嘴、斗智、斗心计,最后一分钱也没掏。老伴儿和女儿一路上“批斗”他,说他是一骗二唬三赖,他却自圆其说:我养了你二十多年,现在享你点福,有啥不该的?再说,我对你“一骗二唬三赖”,也是需要智慧的,这样有利于锻炼脑子,可以延缓得老年痴呆!一番话,说得女儿连连点头:老爷子说得对,被你骗被你唬被你赖,都是我的福分!

有了同事和老领导的成功先例,我也动了“啃小”的念头。前两天让儿子开车陪我出去办事,中途在外面吃中饭。等到付账的时候,我故意说手机忘在了车上。儿子什么也没说,用微信付了账。在去车库取车的路上,儿子突然拨了我的电话,我习惯性掏出来接听,结果一看是这小子打的。正准备问他,他却诡异地朝我一笑,我瞬间顿悟、心领神会,脸上有一丝尴尬随风而过。儿子看破不点破,这是我留点面子,也算是一种孝顺。看来,儿女们长大了,老的“啃小”就得谨慎:权当找点乐子,千万不要当真,倘若真的和小子丫头们玩心计,到头来尴尬的只能是自己!

俗话说,世上有三苦,打铁、种田、磨豆腐。由此可见做豆腐是一种很辛苦的活计。

当年下放苏北农村,第一次吃到的豆腐,是队里做豆腐的送来的,吃到嘴里感觉比城里的豆腐好吃,不仅黄豆味十足,而且特有咬劲。后来听队里的人讲,做豆腐的姓马,马家豆腐祖传了好几代。马老汉一年到头天天如此,起五更睡半夜,天一亮就挑着豆腐担子走村串户叫卖。卖完豆腐还要赶回队里喂猪,就这又累又苦的活也不是谁想干就能干到的。

马家的豆腐远近闻名,十里八里的村民都知道马家豆腐好吃,一听到村头老马卖豆腐的唱调,村尾的人都会跑来闻闻豆腐的香味。一个大队有八九个生产队,跑遍一个大队,往往要做四个夜晚的豆腐,所以本村的人家,只要家里来客人,一清早就会上门称几斤,捧着热乎乎飘着浓浓豆香的豆腐,不但心情好,关键还能顺便要一碗豆腐渣回家,加点蒜花炒出来就玉米粥。

那时买豆腐没几钱,一般都是用黄豆交换,或者玉米稻子。更多的是赊账,称几斤豆腐他记个账,也不用签字画押。等到秋天分口粮时,他把账本送到各队的会计手里,劳驾他们代扣。习惯成自然,也是一道朴素的乡风,多少年来从没人豆腐账发生纠纷。那年月生活艰难,除了逢年过节,平时吃一回豆腐就如同吃肉一样,解馋过瘾。大忙季节,生产队会干夜工吃大锅饭,一锅白菜豆腐,凡是能干活的人都不会放过。最有名气的是陈家毛人大爷,每到这时,他的筷子就长了眼睛,尽拣豆腐叉,也不怕别人笑。谁都知道他有一句名言:豆腐就是他的命。有一次快过年了生产队杀猪分肉。剩下的碎肉猪血和大白菜豆腐一锅烩,给帮忙杀猪的人聚餐,再打二斤山芋干酒热闹一下。遇上这好事当然少不了毛人大爷,饭菜一上桌,只见他的筷子迂回豆腐尽挑猪肉吃,别人问他:“毛人大爷今天怎么不吃豆腐了?”他便风趣地说:“我这个人见到肉,命都不要了。”

马家不但豆腐做得好,而且凉粉也地道,实打实的豌豆粉,弹性足。一到夏天,他一头豆腐一头凉粉挑着担子走村串户,没卖完的凉粉就挑到地头。记得有年夏天,在玉米堆上薅地,一趟地薅下来热得汗流浹背,男男女女坐在地头休息,实在受不了就到河边捧口水喝。这时,老马就会挑着凉粉来赶场子,担子一放下就被人们围了起来,妇女们舍不得吃,老男人大伙却管不了,来上一碗又解渴又抵饿,反正都是记账,我一连吃了三碗,按斤算就是六斤,唉,那时也没什么作料,蒜泥水加一点酱油,酱油是香椿树叶晒出来的,吃到嘴里能回出香椿的清香。如今想起来,竟让我感慨万分,这么好吃的凉粉,再也吃不到了,记忆里的乡愁就是这么让人难以忘怀。

舌尖记忆

在火车站

□苏州李云

闸机一打开,就像打开了牛圈的门栏,拥挤在候车厅的人像出圈的牛儿,一个个迅速地挤到闸机口,且是那么迫不及待。

闸机口的外面,是一列火车,是一个远方的家。家门口站着一年或几年不见的家人,还有一个阔大的冬日牧场——对,此时此地,此情此景,对于回归农村大地的打工者来说,就是一群出逃在外的牛儿,奔波一年,辛苦一年,从闸机口出来,又从另一个闸机口返回。闸机口一闭一合,一年又一岁,但愿回家的路不会太长。

我对火车站一直充满恐惧,天啊,怎么会有那么多人,密密麻麻,密到连提醒车次的屏幕都被遮挡住了。然后,我就会在密集的人群里急躁不安,找不准方向,生怕上错火车,也生怕坐不上火车——在20世纪90年代末期,挤火车可是非常壮观的景象!

那也是一个打工时代的鼎盛期,出门打工,坐火车,成为一个年轻人唯一的梦想。为了买到一张车票,揣着煮鸡蛋直接睡到火车站门口。运气不好的,三四天才会买到一张车票。这张来之不易的车票,握着它,就会热泪盈眶,因为它代表的是大城市呀,是大工厂——你即将远走高飞了,朝梦想的大门飞奔而去了。

可那绿皮火车啊,又太像蜂箱,装了整整一箱子人。座位上坐的是人,甬道里站的是人,厕所里睡的是人,一个个灰头土脸蓬头垢面昏昏欲睡……车刚停下,突然,一个人从窗口爬了进来,他身轻如燕,带着另一个地方陌生的气息,像一头野兔的豹子,为了坐上火车,命都不要了。

那时候是很怕回家的,因为回去就得担心怎么再出来,一张难以购买的火车票写尽了一个游子的凄楚和卑微。可那像一条巨大的绿蛇的火车是那么叫人喜欢啊,尽管它充满诡异和绝情,站在上面的列车员也有一张高傲的脸,可它还是让人欢天喜地,因为外面的世界、美好的机遇都在火车上。它是承载,亦是现实;它是飞奔,亦是相遇。虽然,也因为它,你会变得一无所有,不知哪个跟你擦肩而过的人悄悄掏走了你精心缝制在夹克里面的血汗钱。

烟火人间

人生况味